

苗族医药学

彝医治疗学

◎ 李林森 / 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R291.7
2012.1

阅 荏

医易学研究
Yiyi Zhilidaoxue

彝医治疗学

李林森 / 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7-5622-3808-0

00.00 件 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医治疗学/李林森编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9
ISBN 978 - 7 - 5660 - 0075 - 0

I. 彝… II. 李… III. ①彝医—治疗学 IV. ①R29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8791 号

彝医治疗学

编 著 李林森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传真: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16. 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075 - 0

定 价 36.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985 工程” 学术出版物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崔 箭

委 员：徐斯凡 庞宗然 黄秀兰

朴香兰 申刚义

教育部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资助出版
(IRT0871)

(Supported by Program for Changjiang Scholars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Team in University PCSIRT)



目 录

上 卷 彝族历史与医药文化

第一章 彝族历史	(3)
第二章 彝族医药文化	(15)
第三章 彝族传统医药文化中的哲学思想	(29)
第一节 彝族传统医药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29)
第二节 彝族医药中的巫医文化——以梅葛为例	(35)

中 卷 彝医治疗学

第一章 总 论	(45)
第一节 定义、性质及范围	(45)
第二节 彝医治疗学发展简史	(46)
第三节 彝医治疗学的理论基础	(52)
第四节 彝医治疗学要点及特点	(62)
第二章 风邪染疾	(64)
第一节 感冒发烧	(64)
第二节 风疹、冷饭疙瘩	(67)
第三节 风邪染疾诸症	(69)
第四节 哮 喘	(71)
第三章 痘从口入	(74)
第一节 心口疼隔食	(74)
第二节 肚脐周围疼痛	(77)
第三节 腹 泄	(79)

第四节 痢 症	(82)
第五节 便 秘	(85)
第六节 呕 吐	(86)
第七节 胁 痛	(88)
第八节 黄 疱	(89)
第四章 内科杂症	(92)
第一节 头 痛	(92)
第二节 耳 鸣	(93)
第三节 血 证	(94)
第四节 癫 痫	(97)
第五节 肿 症	(98)
第六节 风湿关节炎	(100)
第七节 脾虚贫血、肺虚咳嗽	(103)
第八节 乳糜尿和男性脓血尿	(105)
第九节 膀胱结石	(107)
第十节 睾丸肿大	(108)
第五章 儿 科	(109)
第一节 麻 瘙	(109)
第二节 昏 厥	(110)
第三节 小儿肠风	(112)
第四节 小儿虚弱兼疳积	(113)
第六章 妇 科	(115)
第一节 月经不调	(115)
第二节 不孕症	(117)
第三节 妊娠腹痛	(119)
第四节 胎动不安	(120)
第五节 难 产	(121)
第六节 产后感染	(123)
第七节 产后血流不止	(124)
第七章 皮肤科	(126)
第一节 诸 瘡	(126)
第二节 疔 瘡	(130)
第三节 红斑疮	(133)

目 录

第八章 骨伤科	(136)
第一节 刺 翳	(136)
第二节 手脚骨折	(137)
第三节 扭伤和脱臼	(139)
第四节 外伤止血	(140)
第九章 诸伤及中毒	(141)
第一节 动物咬伤	(141)
第二节 食菌中毒	(143)
第三节 酒精中毒	(143)
第四节 烧 伤	(144)
第五节 刀 伤	(144)

下 卷 常用彝药

绪 论 彝药的概念、特色及范围	(149)
第一章 植物药	(150)
第二章 动物药	(225)
第三章 矿物药	(233)
第四章 其他类药物	(235)
附 录	(240)
参考文献	(247)

上 卷

彝族历史与医药文化

第一章 彝族历史

彝族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共有人口 700 多万，人口居全国少数民族的第 6 位。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1975 年，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境内发现了距今 800 万年前的拉玛古猿。拉玛古猿正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是“正在形成中的人”，1965 年，考古工作者在元谋县发现了生活在 170 万年前“元谋猿人”的化石，它是迄今为止所知亚洲大陆最早的猿人类。1960 年和 1975 年先后两次在丽江漾弓木家桥同一地点，发现了已属于人类“智人”发展阶段的“丽江人”化石。1965 年、1970 年和 1972 年先后三次在西畴县城东南半公里处的“仙人洞”中，挖掘、清理出已接近“现代人”而尚处于“晚期智人”发展阶段的“西畴人”化石。1961 年、1975 年分别在石林附近板桥街、呈贡东北 11 公里处龙潭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1980 年初，又在昆明市呈贡县南发现了属于“全新世”已进入了“现代人”发展阶段的人类化石，被定名为“昆明人”。经专家鉴定，“昆明人”至少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从获得“昆明人”化石的同一文化层内存在的其他考古遗迹进行分析，证明“昆明人”时代已经进入了“新石器”发展阶段。此外，在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流地区、滇池地区、澜沧江中上游地区、滇东北地区以及红河流域等地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

在贵州，1964 年在黔西县沙井观音洞发掘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长江以南发现最大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总数在 3000 件以上。1972 年冬，在桐梓县九坝的岩灰洞出土了“桐梓人”化石。1973 年，在水城特区的艺奇又发现了“水城人”。1975 年冬，在兴义县的顶效又发现了“猫猫文化遗址”，经鉴定属“新人”阶段。在四川，1951 年修建成渝铁路时，在资阳县的黄鳝溪发现了距今数万年至十余万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充分证明了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而彝族也是这块土地上

最古老的居住民族。在今天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据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鲁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在牧野（今河南濮阳）誓师时，蜀国就带领其亲属“龙”系统的部落参加伐纣。与此同时，各地的彝族先民建立了一些比较著名的部落联盟制国家：古滇王国、古莽国、夜郎国等。

唐宋时期是彝族先民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分布于川、滇、黔三省毗连地区的乌蛮和云南洱海地区的乌蛮，其主要的部族成分是今彝族的直接族源。公元8世纪30年代，洱海地区蒙舍诏乌蛮建立了强大的南诏政权，进而统一了云南全境。南诏政权是以乌蛮为最高统治者，吸收白蛮（今白族先民）为其统治基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在南诏统治近200年的历史中，中国西南各民族，特别是彝族，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彝族已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南诏灭亡后，在以白蛮为首所建立的大理政权的统治下，彝族乌蛮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在大理国内，彝族乌蛮“兹摩徒”部在滇东南建立了一个“自杞”政权；而在贵州西部和中部还有彝族所建立的“罗甸”和“罗施”政权。彝族所建立的这些政权，其内部首脑集世俗权力和宗教祭司为一身，在汉文史籍上被称之为“鬼主”。

1253年，蒙古骑兵自川西分三路进攻大理，路经彝族地区，使各地处于分散状况的彝族统一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并以“罗罗”统称之。元朝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了彝族土司。明朝承袭元制，在其276年的统治时期，位于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彝族土司在地域上连成一片，他们“有事则相援”，其内部的统治制度也基本相同。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相对封闭和各土司之间频繁的战争，以及黑彝势力崛起、民族纠纷急剧增多等原因，在土司统治时期，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繁荣开始进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这一社会变革是与清王朝血腥镇压和彝族人民的反抗相伴始终的，它给当时彝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与此同时，由于实行流官统治，派驻彝族地区的流官在善后处理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也由于彝族长期以来的社会封闭状况，废除了土司对彝族

人民的世袭盘剥，不少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因此，改土归流后的彝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如东蒙等地，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已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二”。而四川凉山等彝族地区，由于清政府的改土归流不力，其封闭的传统社会仍在延续，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千百年来，彝族人民与周围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保卫祖国的边疆，缔结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明朝时期，云南巍山彝族左氏土司三次被明王朝征调，参加有关巩固祖国统一的战争。一次是明洪武中，左禾被征调参与明军将领傅友德、沐英的征伐活动；一次是明永乐宝德时，左佩被征调参与明军将领蒋贵、王骥“三征麓川”（今德宏地区）的军事活动，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一次是明嘉靖年间，蒙化土知府左文臣被征调参与从征元江之役，左文臣因此染瘴而死。历史上，不管中原地区是统一，还是分裂，西南地区的彝族始终心向祖国，反对分裂，即使是南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建立了民族国家，但与唐王朝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唐王朝在大汉族主义的支配下发动天宝战争之后，南诏王阁罗凤仍收拾唐朝阵亡将士尸体“祭而葬之”，又特地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表明叛唐不得已，决心“世世事唐”之意。特别是近代以来，彝族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予以坚决的打击，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1840年以后，彝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较著名的有1856年至1876年彝族首领李文学领导的云南哀牢山人民反封建压迫的斗争；1895年云南金平、元阳等地彝族和哈尼族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军的斗争；1903年云南个旧锡矿彝族矿工和周边农民掀起的反帝、反官僚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斗争等等。1900年春，今怒江边境片马地区茨竹寨彝族土把总率兵抵抗英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壮烈殉国。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期间，不少彝族仁人志士加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彝族人民踊跃参加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彝族人民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上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和70年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争中，许多彝族儿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今天西南各地彝族都普遍传说洪水泛滥之后，笃慕繁衍了彝族，大家都认为笃慕是民族的共祖。彝文典籍中大量记载了笃慕的活动。既然洪水泛滥之后的笃慕——六祖也成了全民族认同的历史事件，那么无可否认，这是古代部落分化或部落战争的折射和沉淀。而且，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

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哲”，其31代才是笃慕。此外，凉山彝族还传说彝族上古有12个王朝，其中11个王朝是母系王朝。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再到官僚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程。公元8世纪，“南诏国”的建立，标志着彝族历史上奴隶制的最高发展阶段。但在彝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一直不平衡。彝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不断吸收、融化其他民族如氐羌等；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形成了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等，有的还融合进汉族中去。

通过对彝族族源研究表明，彝族与古老的藏缅语族诸民族早在公元纪年以前，已形成较大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川、滇横断山脉的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上生息繁衍。在中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以昆明、笮部、施牛夷、白狼夷、曳等部族所组成的“夷”系部族与今藏缅语族各民族，特别是彝语支诸民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从汉末魏晋开始，“夷”系部族集团在与古老的“旗”系部族融合的基础上，开始了民族的分化或重组。彝族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形成，亦即彝族古史传说中的六祖分支时代。

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历史阶段，彝族祖先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了分支。大约几千年前，有了武、乍、糯、恒、布、慕六个分支。分别迁徙到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比较多的彝族支系。“尼”是最早的、统一的彝族自称。据《彝族简史》记载，彝族自称有35种，他称有44种，但这只是彝族繁杂的自称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在彝族的历史上有诺苏、聂苏、纳苏、罗婺、阿西泼、撒尼、阿哲、阿武、阿鲁、罗罗、阿多、罗米、他留、拉乌苏、迷撒颇、格颇、撒摩都、纳若、哪渣苏、他鲁苏、山苏、纳罗颇、黎颇、拉鲁颇、六浔颇、迷撒泼、阿租颇等上百个不同的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彝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彝族。目前较大的几个支系是：阿细、撒尼、阿哲、罗婺、土苏、诺苏、聂苏、改苏、车苏、阿罗、阿扎、阿武、撒马、腊鲁、腊米、腊罗、里泼、葛泼、纳若等。

彝语有六大方言，即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和中部方言，各方言内部还分许多次方言和土语，方言间差别较大，基本上很难相互通话和交流。彝族服饰有300多种。彝族服饰、彝语方言以及彝族自称是区分彝族支系

的重要依据。目前，在中国西南地区有彝族自治州3个，自治县19个，还有若干民族乡。彝族因彝语方言和地域差异，加上社会历史的变化和自身不断发展等诸多因素，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土语和服饰。不同的彝语方言或土语的彝族支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彝族是一个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

以“诺苏颇”、“纳苏颇”“聂苏颇”（尼苏泼）、“尼颇”、“撒尼颇”作为自称的彝族占川、黔、滇、桂四省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从方言来看，这些自称都分布在东部方言区、北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和东南部方言区；自称“倮颇”、“罗罗”、“纳罗”、“腊罗”、“鲁泼”的彝族属于彝语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区，人口占彝族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这部分彝族的自称与龙、虎图腾崇拜有关；自称为“倮颇”的，都属于倮、黎、栗、勒、俚同音异写，彝语的意思为野外、山上，即居住于山上的民族，其语言和习俗都与自称倮倮泼的较为接近。无论自称“尼颇”还是“栗颇”，都乐于接受“尼泼”这个彝族较早的自称。彝族自称虽然繁杂，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统三大的自称体系：一统，即“尼”是彝族最早的统一自称；三大自称体系，即尼泼自称体系、倮（罗）泼自称体系、俚泼自称体系。这三大自称体系是通过彝族最早的统一自称“尼”涵变并衍生为繁杂的彝族自称体系的。

彝族主要的支系具体分布为：

自称为诺苏颇、诺苏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及云南省的宁南、华坪、永胜等地区。

自称为纳苏颇、纳苏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武定、禄劝、弥勒、昭通及贵州毕节地区。

自称为迷撒泼、纳罗泼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巍山、云县、漾濞等地区。

自称为罗罗濮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别在云南省景东、云县、个旧、墨江、双柏等地区。

自称为颇罗、泼哇、昨柯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开远、砚山、马关、金平等地区。

自称为泼拉塔、图拉颇、腊鲁濮、阿鲁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华坪、云县、普洱、新平、墨江等地区。

自称为撒尼濮、尼濮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石林、泸西、弥勒、昆明市郊区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聂苏濮的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龙武、石屏、云龙、昌宁、双柏等

彝族地区。

自称为黎颇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凤庆、华坪、永胜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山苏、阿租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武定、新平、元江、峨山等彝族地区。自称为阿细濮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弥勒、石林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阿哲濮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弥勒、易门、双柏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格濮、阿多拨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泸西、弥勒、师宗、鹤庆等彝族地区。自称为阿武、阿乌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弥勒、元阳、西畴、金平等彝族地区。自称为罗米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凤庆、景东、墨江、普洱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密期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武定、禄劝、弥勒、昆明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阿罗濮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武定、师宗、陆良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他鲁苏、他谷苏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华坪等彝族地区。

自称为拉武苏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

自称为撒摩都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昆明郊区。

自称为他留、堂榔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丽江地区。

自称为纳若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

自称为纳渣苏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

自称为六浔薄的彝族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

从彝族的历史来看，彝族不同的支系、自称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文化的缘由。不同自称的形成除了同彝族形成和繁衍过程中的部落内外战争（冲突）、民族迁徙、彝族社会的等级制度、民族融合以及自然图腾崇拜等诸多因素有关之外，最主要的是与彝族自古以来就延续下来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习俗有关。

彝族是祖灵崇拜最厚重的民族。彝族祭祖大典“耐姆”习俗是彝族宗教活动中“祖先崇拜”的具体体现和缩影，被视为是支系宗教活动的头等大事，是彝族最高级别的祭祀礼仪和彝族氏族宗教活动的重要支柱及纽带。这一宗教体系认为祖先是子孙后代的保护人，是祸、福的主要根源，人死后回归祖源地与祖宗团聚是对来世的最大愿望，祖源地是宇宙间最美好的乐土，而做好这一仪式对生者和死者关系较大，尤其对死者的关系重大。祭祖大典“耐姆”仪

式在彝族社会生活中，成为以氏族宗支为单位的对全氏族宗支祖先的最大集体共祭礼。

彝族举行“耐姆”共祭仪式，除了具有缅怀祖先业绩、为祖先解除各种“罪过”、超度祖灵以求得子孙兴旺发达为目的外，最重要的目的是氏族分支，叙谱续谱。从这一角度，可以说彝族的历史就是祭祖分支的历史。

在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彝族公认的父系始祖希慕遮传至31世孙笃慕（父系社会）后，彝族开始以父子连名的方式按血统关系记载谱牒。彝族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彝文文献记载曾有三次大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第一、二次分支发生在“洪荒”前时期，第三次分支是在“洪荒”后）：第一次是希慕遮14世孙道孟尼，道孟尼有9个弟兄、8个兄长分别到各地开拓发展，变为其他支系或彝语支民族；第二次分支是希慕遮29世孙武洛撮时代，武洛撮有12个弟兄，11个兄长渡河变成崇拜虎、狮、熊、猴、蛇、蟒、马、树、蜂、鸡等图腾的部族（即凉山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记载的“武之十二支”），只有武洛撮不变。第三次大分支是“洪荒”后笃慕的6个儿子分为6个部（即彝族史书所记载的六祖分支），即老大慕阿切（武部）、老二慕阿枯（乍部）向南部发展；老三慕阿热（糯部）、老四慕阿额（恒部）向四川雷波以北方向发展；老五慕阿克（布部）、老六阿齐（默部）向金沙江两岸发展。经过三次大的分支以后，彝族各支系越来越发展和壮大。后来六部中的武、乍两部又分出若干个氏族和亚氏族；糯、恒两部分出若干个氏族和亚氏族，直到现在已经发展到500多个家支；布、默两部也在滇东北、黔西北分化出十多个称“勾”的部落王国。这些“勾”部落分出的后裔成为前述德布德施行的亚氏族之祖先，其范围几乎遍布贵州省和云南省滇东北等广大的彝族分布区域。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多以动植物或无生物作为氏族的自称，而彝族的氏族自称与之有所不同。彝族多以氏族分衍时具有代表性的某一祖先之名作为氏族名称，氏族自称就是这个氏族的共同祖先，历经若干代的繁衍和发展后，氏族自称慢慢地成为这个支系的自称。由“勾”部落分出的氏族，仅在云南省禄劝县这个地方就发展为若干个亚支系，而自称纳苏颇的黑彝支系又分出十多个氏族、亚氏族支系。上百个家支氏族每次分支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仪式，每次祭祖分支都出现新的氏族名称。随着氏族的发展壮大和时间的推移，氏族自称或亚自称也跟随着主人，成为所居地的支系标志称谓符号。

由于彝族在社会历史长河中传承和延续下来特定的社会文化习俗所产生的互动因素，不同的彝族支系形成繁多的彝族自称和彝语方言或土语，而不同的